

两晋陆机论及其意义略探

张利玲, 凌霄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从陆机文学在两晋的接受状况看, 当时的陆机批评脉络大体清晰, 定位基本准确, 观点尚属全面, 奠定了后世多样化接受的基础, 标志着西晋文学新范式的确立, 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理性精神。

关键词: 两晋; 陆机批评; 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6) 05- 0082- 04

作者简介: 张利玲(1964-), 女,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凌霄, 女,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西方接受美学认为, 作品是多层面符号性存在的本文经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阅读后留存于读者意识中的审美客体, 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1]。换句话说, 任何作品的内涵、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都会随着作者所在时代及后代读者的阅读欣赏、阐释评价发生多样的变化甚至逆转。因此, 梳理特定作家作品的接受历程既能明了被接受者晦显沉浮的轨迹, 深化对被接受者的认识, 又可以透视特定时代独特的审美心态、审美趣味乃至批评状貌, 获得某些理论上的启示, 其价值不言而喻。在环环相续的接受史链条中, 作家作品的当代接受是研究者首先关注的领域。作为文学进入历史的第一步, 当代接受的诸多优势是其他接受阶段难以比拟的, 其的评名论往往往成为后世接受的基础, 经历史长河无情淘汰而获得不朽生命。循此思路, 本文旨在描述两晋陆机文学接受特征并探讨当代接受的特殊意义。

西晋前期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十分丰富, 有诗赋论笺表碑诔数百篇传于世, 另有《晋纪》、《晋惠帝百官名》、《洛阳记》、《要览》等史学杂著。陆机著作生前已部分结集, 西晋末年尚能见到与其弟陆云合编的文集百余卷, 嗣后则颇多散佚。南朝梁时已减至 47 卷, 随时仅存 10 余卷, 至赵宋最终失传。目前所见《陆士衡集》10 卷为后人重辑^[2], 其中可能掺杂部分伪作。由此看来, 陆机作品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在梁朝以前, 因而这一阶段的接受史便弥足珍贵。

纵观两晋文坛, 陆机的文学创作可谓读者评家关注的焦点, 可考知的评论者就有张华、潘岳(贾谧)、潘尼、嵇含、陆云、孙惠、冯文黑、蔡洪、崔君苗、欧阳生、葛洪、李充、孙绰、谢混等。尽管略有分歧, 两晋接受群体仍有相当多的共识:

(一) 钦服陆机才华, 推为一代文宗

此论由当时重臣名士首倡。早年获誉于阮籍

收稿日期: 2006- 05- 23

曹道衡先生认为《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吴大帝诔》可能是伪作, 见曹道衡《陆机事迹杂考》, 载《中古史学论丛》,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陆机(261- 303), 字士衡, 吴郡(今江苏苏州) 人,

而声名鹊起,后来位至司空的文坛领袖张华为陆机才华折服,一语惊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3];才气过人,同领文坛风骚的潘岳潘尼同声慨叹:长离云谁,咨尔陆生。鹤鸣九皋,犹载其声。况乃海隅,播名上京;东南之美,曩昔延州。显允陆生,于今甚少^[4]。一般接受者的推崇更是俯拾即是。陆云屡屡赞美(兄文)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兄文不复稍论常佳^[5];其成就甚而至于给当代接受者莫名的心理压力,嵇含说吾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尽^[6];才华亦不俗的崔君苗自惭形秽,辄云欲烧笔砚,作文百余卷,不肯出之^[5]。不仅同行才士大为赏服,严肃的文论家也推重陆机,西晋李充褒贬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的翰林论就对其文深加推许。不必讳言,两晋接受也有不同声音。欧阳生曾扬言张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远过二陆,或曰张潘与二陆为比,不徒步骤也^[9];孙绰亦云潘诗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7],言下之意以潘胜陆。但细味欧阳与孙氏语,隐隐然似不忿陆机的文坛威望,下意识推出他人来抗衡,反证陆机确实是两晋公认的文坛宗主。正是基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公论,后世接受者完全确认了陆机在西晋首屈一指的文学地位,钟嵘所谓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景阳为辅^[8];唐太宗所谓远超枚、马,高躋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3]即其证也。

(二) 繁富清丽的创作特色

作为西晋当代文学代表,两晋接受者对陆机文学特色的认识相当准确。特色之一曰繁富。张华曾戏谓陆机: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7];葛洪则拟之为玄圃之积玉,五河之吐流^[3],尊为一代之绝。细揣诸人原意,陆机创作之多(繁富)似乎有以下几层含义:(1)文多。陆机才华横溢,创造力十分惊人,上文述及他短暂一生作品相当丰富,且多半是入洛后十余年间完成的;就篇章而言也是如此,辨亡有上下篇,拟古多达十四首,演连珠竟有五十首,令人叹为观止,正如陆云所言,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可知陆机的确是一位高产作家。(2)辞多。陆机辞藻繁富是显而易见的,时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葛洪玄圃积玉之誉已微露其意,较多论及的是陆云。陆云认为其兄文甚有词,绮语颇多,为此,他惭愧自己虽时有一佳语,见兄文又欲成一贫俭家,故时常向陆机讨教,并以得到一字两字的修改点定而欣喜异常。后人也多持相

似看法,刘勰批评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9];钟嵘则曰才高词赡,文章之渊泉^[8],证实陆文繁富的特色是两晋及南北朝数百间接受者的共识。特色之二曰清丽。葛洪曾赞陆机弘丽妍赡^[3],但就现存资料来看,集中讨论这一特色的还是陆云。

与兄平原书是陆云与其兄往来论文、切磋诗艺的宝贵资料,其中就明确指出陆机文章清新绮丽的特色。如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另有清妙、清工、清绝、清利、清美诸评。玩其文意,陆云所谓清新主要指风格。他赞九歌清绝滔滔,评王粲诸赋清妙,论陆机文章靡靡清工,都着重在整体风格的体认;陆云之清新也兼指文体、结构、语言的纯粹简明,他说过文适多体,便欲不清,批评陆机丞相箴不如女史清约耳,赞美蔡邕茂曹碑言亦自清美,可略知其清新的基本涵义。陆云也十分关注兄文举体华美的特点,数次以流泽、纬泽、瑰铄等词语赞美陆机,肯定其华艳之美。事实上,历代接受者都承认陆机作品大多文体明晰、构思新颖、结构巧妙、语言瑰丽,差可当清丽之评。

不过,两晋接受者是全面公允的,人们在公认陆机才华卓异,成就非凡的同时也不回避其芜杂的毛病。张华遗憾其才多累文;葛洪承认其不无利钝^[6];东晋论者更是直截了当,陆文深而芜^[7];爱戴其兄的陆云也未为亲者讳,反而针对其弊端细加分析。他认为陆机文章常常多微多小多,而文章诚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因此建议其兄为文应考虑省减损,以避免冗长臃肿、枝蔓繁复,达到洁净利落、凝练简约的艺术效果,正是疗治繁芜文病的有效药方,足见批评之精审客观。当然,文学艺术的繁密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特别在文学发展初期,刚刚兴奋于艺术美的自由构筑,总难免雕琢深细、描摹净尽的冲动,连雅好清省的陆云也有能言不能行的苦恼,曾自言作祖德颂时,欲令省,而正自辄多,欲无可如省,只好求助于陆机损益,令人哑然失笑,说明陆机为代表的西晋繁缛风气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严可均 全晋文 存李充 翰林论 佚文曰: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赞誉之意显明,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评曰:观其所取,盖以沉思翰藻为贵者,故极推孔、陆,而立名曰翰林。

综上所述,就已知状况而言,两晋的陆机接受材料难称丰富,深度广度也不能尽如人意,但接受范围比较广泛,接受脉络大体清晰,作家定位相当准确,批评意见尚属全面,展示了两晋当代接受的特色和水准,奠定后世或褒或贬多样接受的基础,其价值应充分衡估。

二

两晋陆机论具有诸多重要的诗学意义。

(一) 陆机批评标志着文学新范式的确立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西晋文学的异样,刘勰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沈约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马,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10]。他们的判断亦为后世赞同,故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特标“太康体”;明人许学夷认定“至陆士衡诸公,则风气始漓,其习渐移,故其体渐俳偶,语渐雕刻,而古体遂淆矣,此五言之再变也。”^[11]诸论虽褒贬有差,却都承认西晋文学独具一格。显然,西晋文学有着鲜明的个性,其特征即上文“轻绮、流靡、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云云,它的现代表述则是“绮靡工巧”。毫无疑问,这就是西晋文坛流行的创作新范式。

西晋文学新范式的形成有迹可寻。众所周知,魏晋以来“文的自觉”渐成潮流,文学面貌因之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各种变化。建安时期,文学兴盛,开始有意追求藻饰,其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8]的曹植代表着此期艺术美达到的水准。不过,建安文学总体上仍以古朴质直见长,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不少作品存在“古直”“雕润恨少”“率皆鄙直如偶语”^[8]的遗憾。西晋初年,文学复振,出现了孙楚、成公绥等一大批“文彩高丽”的优秀诗人,其中张华之文“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8],昭示着文学未来发展方向。但是,晋初崇儒务实,黜退浮华,质朴之风尚有市场,典型如傅玄父子。二傅为人为文皆以朴拙闻名,刘勰评其“并楨干之实才,非群华之蕞”^[8](《文心雕龙·才略》),许学夷则不客气地指为“粗率”“鄙陋”^[11],说明二傅创作不重文采。真正沉醉于剪彩为花,倾力追逐艺术美还是号称文学中兴的太康时期。其时龙跃天津,骈仗并作,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文风艳

丽的文学家。略而言之,张协“词彩葱茜,音韵铿锵”;潘岳“烂若披锦,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绛黻”^[8];甚至左思,虽然后世更看重气骨铮铮、垂式千秋的咏史诗,但让他在太康文坛暴得大名的却是繁缛绮丽至极的《三都赋》,左思事实上是绮丽文风的经典作家。毋庸置疑,较之建安文学的梗概多气,正始文学的渊深晦涩,西晋文学确立了自己“绮靡工巧”的新范式。

诚然,任何新范式的确立有赖于丰富的创作事实奠定基础,但也离不开理论与批评的创造性参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晋陆机论具有特殊的价值:确立与传播创作新范式。就情理论,纷繁的时尚需要经典固化其趣味,新范式成熟与流行更得借重权威的力量,两晋当代的陆机批评恰好承担了这一任务。

1. 两晋陆机论奠定陆机文学创作的经典地位。

上已述及两晋接受者普遍推崇陆机作品,事实上已经目为经典,其范型意义可想而知,以至于现代研究者也大多承认其创作符合新范式诸般规则。傅刚博士曾将陆机诗风概括为“繁缛赡密,工巧绮练”^[12],隐然是新范式特色的另一番表述;姜剑云博士将西晋文风精细地解读为“藻炼字;析文丽辞;体物穷形;情繁理周”,论证的主要根据也是陆机的作品^[13];而目前流行的诸多文学史在阐释西晋文风时也同样以陆机作品为准的。由此可见,古往今来的接受者习惯于透过陆机来体认“绮靡工巧”的西晋文风,说明其作品的确是新范式的典型代表。

2. 两晋陆机论认定了陆机文学宗匠的崇高地位,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力量。

两晋陆机批评虽多只言片语,但陆机一代文宗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其权威性显然促进了新范式的传播。据陆云《与兄平原书》,他时常与冯文黑、崔君苗、真玄、献彦等友人一起讨论陆机的作品并多次代他们向陆机请教,接受其影响当不言而喻,特别是欲烧笔砚的崔君苗,其创作认同陆机本就不须论证,那么他们的作品在陆机影响下符合新范式规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尽管这类记载相对稀少零散,却证实陆机批评对西晋文风形成的积极贡献。讨论至此,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两晋陆机论有效促进了文学新范式的确立和传播。

(二) 陆机批评显示出晋代接受的敏锐和理性

上文提及,晋人对堪称“绮靡文风”典型代表的陆机大加赞赏的同时也有微词,这类批评虽非主流却极有价值,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平心而论,在文学

美意识的起步期,特定语境中的陆机及其同道选择绮靡工巧作为他们实现艺术美的手段,本无须过多指责,何况 文章无论叙事、记言、说理、抒情,皆有须繁复乃尽者,亦有以繁复成言者^[14]。不过,繁复在超越艺术表现的合理界限后便会蜕变为繁芜乃至累赘,西晋文风之弊正在于此,陆文之弊也在于此。刘勰曰: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王世贞曰:然则陆文之病在多而芜也^[15];今人也赞同:陆(机)的特色在于堆砌,其不少作品明显具有堆砌语词、铺张辞采现象,作者显然有藉此逞才使能的意图^[16]。追根溯源,此类批评实肇始于晋代,张华、陆云、孙绰、谢混诸人多有言及,令人不能不钦服其眼光之敏锐。正是在陆机批评当中,陆云等人开始领悟艺术美真谛。毕竟,文章以简练为贵,正如刘勰所言 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文心雕龙 熔裁)。由此,他们渐渐意识到繁缚累骨,萌生出朦胧的简约观念,如 清省 思想。所谓 清省 显然包含去繁尚简的意思。陆云曾反复申说贵 清省 的文学主张,并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用作衡量优劣的标准,在竞相繁缚的西晋文坛发出了另类声音。物极必反,随着社会环境、哲学思想、文化学术诸因素的演进,尚简在东晋成为时代主潮,人们往往以 简许人,如 明练简至 的陈玄伯, 清蔚简令 的刘真长,以至于阮修以 将无同 得官,王戎以 简要 见重^[7],都是时风的反映。这种风气渗透于文学艺术,便是爱好与崇尚简约的艺术美。陶渊明 好读书,不求甚解,其诗风平淡简约;二王书法 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弛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识便^[17],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晋的新型的审美趣味。自此以后,简 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特有的审美标准和基本理念之一,与之相关的表述比比皆是。在这一美学观念成熟发展的过程中,西晋的陆机批评应该算是领风气之先。不过,究竟与潮流相左,西晋的简约意识相当朦胧,针对陆文弊病以及流行文风的反思或语焉不详,或游移不定,其意义和作用均十分有限。如陆云,虽然提倡 清省 的文学主张,其原因却较为复杂^[3],自觉性及自信心也有可议之处。一方面,他批评陆机文品 微多,建议其 小省;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其文 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 但清新相接,

不以此为病耳,似乎并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还困惑于自己的立异,不知云论文何以当与兄意作如此异。尽管如此,陆云等人的非议却是对西晋繁缚文风最早最集中的思考,显示出可贵的前瞻性和理性精神,其价值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 [1] 姚 斯,霍拉勃.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周 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2] 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 晋书 陆机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4] 潘 岳.为贾谧作赠陆机[A];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A].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晋诗[C].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陆 云.与兄平原书[A].黄葵校点.陆云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陆云论文之言皆出此书,后文不另加注.
- [6] 葛 洪.抱朴子 外篇:佚文[A].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晋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
- [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8]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9] 刘 勰.文心雕龙 才略[A].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它引文皆出此书,不另加注.
- [10] 沈 约.宋书 谢灵运传论[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1]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2] 傅 刚.论陆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 [13] 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4] 程千帆.俭腹抄 文章繁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15]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A].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7] 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四[M].洪丕模校点,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粟世来)

(英文下转第127页)

On the Theoretic Reconstruction of Pecuniary Penalty

GAO Chang-fu

(Law School,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Problems in applying pecuniary penalty have puzzled the judicial department and affected the practice of pecuniary penalty. This paper, starti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pecuniary penalt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pecuniary penalty, including putting pecuniary penalty into principal penalty system, adding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criminal as the base of judgment, suggesting social service for the people without executive ability, setting up property investigation and appendix transfer system,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property detaining and sealing up in advance, establishing material ways of fine repayment, and making it clear that judgments in crime of repudiate of judgments of courts should include sentence of pecuniary penalty. It is hoped that these suggestions could giv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ecuniary penalty.

Key words: pecuniary penalty; theory; limitation; reconstruction

(上接第 76 页)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Art Category 律

ZHAO Jian-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律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with unique Chinese art characteristics. In Qin Dynasty, it was mainly used to express the form of temperament; it turned into abstrusity and mobility;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emperament concept during the periods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t was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used to express the dynamic charm, a dually coordinated rule concluded by Liu Xie (a famous literary critic). Without doubt, 律 is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with both form and content to express the unique Chinese ar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art; 律; the form of temperament; dually coordinated

(上接第 85 页)

On Luji's Theory in Jin Dynasties and Its Significance

ZHANG Li-ling, LING xiao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tatus of Luji's Theory's being accepted in Jin dynast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ajor frame in Luji's criticism was generally clear, the orientation was basically correct and the ideas were comprehensive, therefore it formed the basis for its being accepted from various angles later and indi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literary paradigm in west Jin Dynasty, and showed its prosper and rationalism.

Key words: Jin Dynasties; Luji criticism; significance